

經史百家雜鈔



奏議之屬三

陸贄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韓愈禘祫議 論佛骨表

歐陽修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蘇軾上皇帝書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徐州上皇帝書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奏議之屬三

陸贄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以上言天子不蓄私財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盡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柢於茲。迨乎

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非其明效與。

以上言開元始置二庫

陛下嗣位之初。

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

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卻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

幸。旣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

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尙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

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

以上言大難未平不宜遽私二庫

竊揣

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探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

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毗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

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捍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

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

以昭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

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恆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旣與之同憂。而好

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

以上言軍情離怨

記曰。財散則民聚。

財聚則民散。豈非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姦。

必明而辨之。故鼎昭篆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尙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

以上言所

以致離怨之理

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

化蓄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環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勞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恆賦。天子之貴。豈當憂

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恡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以上請收

韓愈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

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以上備舉五說之不可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元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蠲合天心。斷而行。

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以上自陳己說

韓愈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以上言事佛得禍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

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

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癢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

以上言憲宗不應信佛

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

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尙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于其國，尙令巫祝先以桃茆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茆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

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以上謂屏斥

歐陽修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既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其與區區自執。而與

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尙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旣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飢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事委一不學無識。讒邪很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

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事事逢君。此乃詔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

蘇軾上皇帝書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彊兵而伐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旣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以上總起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彊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民。散

則爲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追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彊。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迄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以上總言
結人心

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

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

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變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年。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

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

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

以上論制置三

司條例司

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

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合時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

以上言謀事貴於無迹

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

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限簪。盜賊公行。出於無術。下逮。文宗遣元嘉之使。此

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著宿州縣威福便
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
等二十九人并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
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
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
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
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
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
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
惡靜好同而惡異指意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甯歲矣以上論遣使至於所
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
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
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眞